

## 香港大學梅堂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 歷史價值

梅堂是第三幢由香港大學（下稱「港大」）直接管理的學生宿舍，<sup>1</sup>以第十五任香港總督（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八年在任）兼港大第二任校監梅合理爵士命名，於一九一五年一月一日啓用。

第十四任香港總督（一九〇七至一九一二年在任）兼港大首任校監（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在任）盧嘉爵士認為，大學教育不只是傳授知識，培才育德同樣重要；可透過強制學生在校方認可的書院／宿舍或在港大留宿，以及聘用良師，以達到此目標。

惟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創校之時，港大的學生宿舍尚未落成，故盧嘉爵士請求與港大理念相同、既熱心支持教育又致力培育品德的本地宗教團體協助。英國海外傳道會率先伸出援手，在般咸道設立學生宿舍，名為聖約翰堂，為同年開學的學生提供住宿。

一九一三年，首幢由港大直接管理的學生宿舍盧嘉堂啓用。其後，港大在地勢較高處興建的儀禮堂和梅堂，便是以盧嘉堂為原型，三者風格相近。籌建工作獲當時的工務司署協助，建築費為港幣十八萬五千八百四十元。梅堂落成後，三幢宿舍形成猶如層層矗立的軍營建築群。

梅堂的設計與儀禮堂和盧嘉堂相似，可容納約六十名學生，另設宿舍供一名英籍教授和一名華籍助理入住，以方便監督學生。二樓及三樓為學生房間；食堂、休息室、校工宿舍及浴室則設於地下。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盧嘉堂和儀禮堂曾被徵用作臨時醫院，藉以支援瑪麗醫院，接替於戰火中受損、設於港大本部大樓的臨時醫院。當時，大學職員和學生（特別是海外學生）大多住在梅堂。在日佔時期，不少華籍醫科生獲准暫住梅堂，協助日軍為市民進行霍亂、天花、傷寒的防疫注射。

---

<sup>1</sup> 首兩幢學生宿舍為先後在一九一三年及一九一四年啓用的盧嘉堂和儀禮堂。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時任港大校長史羅司博士（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九年在任）與各學院院長舉行秘密教務委員會會議，決定向在日軍攻打香港期間應考畢業試，且因戰亂被迫停學的十四名醫科生頒授戰時學位。一九四二年元旦，學位頒授典禮在梅堂舉行。梅堂於戰事結束後進行復修，並於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重開。

在一九六六年六月的豪雨下，儀禮堂和梅堂旁邊的斜坡發生嚴重山泥傾瀉，需緊急疏散兩幢宿舍的學生至盧嘉堂和其他宿舍暫住，以作全面維修。兩幢宿舍東端的舍監宿舍均須清拆，港大亦趁此機會把盧嘉堂、儀禮堂及梅堂合併為一大型宿舍群，名為明原堂。新宿舍於一九六九年啓用，由盧嘉翼、儀禮翼及梅翼組成，並以有蓋樓梯連接，約可容納二百名宿生。同年，港大取消自一九一二年創校以來強制留宿的規定，學生可自行選擇是否留宿。明原堂宿生大多為修讀醫科和工程的學生，梅堂宿生則以本地華人為主。一九六九年，女生亦可入住明原堂，房間位於梅翼東翼二樓和三樓。

為配合港大的發展政策，盧嘉翼於一九九二年拆卸，儀禮翼和梅翼亦恢復原名儀禮堂和梅堂。時至今日，梅堂大部分地方已改作辦公室及演講室等用途。

梅堂由本地建築師樓甸尼、臣藍及劫士設計。樓高三層，主要建材為紅磚，採用荷蘭式砌法。立面設計雅致，加入豐富的建築元素，包括入口上方的弧形楣飾、粗面磚柱、多立克式柱頭、窗沿、簷楣和欄杆。這種華麗精美的建築特色常見於英國愛德華時期建築。立面牆身還有中式陶製漏窗，與紅磚牆對比鮮明。中式金字屋頂鋪上雙層瓦片，具本地特色。

### 建築價值

歷年來梅堂雖有改動翻新，但屋內部分壁爐以及牆身和天花原有的細部裝飾，例如飾線和簷口，基本仍保存完好。正立面的開放式遊廊狀況仍佳，尤以別具時代特色的圖案地磚為然。

雖然梅堂曾屢次進行大型內部翻新工程，大幅改變內部設計，一些原有的特色如圖案地磚和天花飾線，仍

### 保持原貌程度

可保存。一九六六年，儀禮堂和梅堂東端因山泥傾瀉遭受嚴重損毀而須拆卸，以混凝土扶壁作加固。儘管如此，建築物外部大致保持原狀。另外，地下的遊廊為配合現有用途而局部圍封，不過有需要時亦可回復原貌。

梅堂是港大校園其中一座最古老的建築，亦是香港其中一座現存最早以西式為主，兼具中式建築細節，專為學生提供住宿服務的學生宿舍，反映港大辦學的抱負。

*罕有程度*

作為港大其中一座專為學生提供住宿服務而建，及歷史最悠久的宿舍，梅堂在促進學生全人發展、孕育港大有名的舍堂文化方面，發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梅堂是校園內建築元素極為豐富的歷史建築，一直是廣為人知的地標，吸引訪客到來欣賞。

*社會價值和  
地區價值*

梅堂連同位於港大的其他歷史建築物，如本部大樓、大學堂、孔慶熒樓、鄧志昂樓、儀禮堂及馮平山樓（上述建築的外部均為法定古蹟），形成富濃厚學術氛圍的建築群組。周邊的其他歷史建築物，如英皇書院（法定古蹟）、西環濾水廠平房（一級歷史建築）、西區抽水站及濾水廠高級職員宿舍（二級歷史建築）等，亦能拼湊出本港的歷史及社會文化發展。

*組合價值*